

京沪渝掠影片断

今年9月24日-10月8日，我走马观花上海（1995年以来）、北京（1994年以来）和重庆（2010年以来），在此记下一些掠影片断。

[1]浦东：我在旅馆安顿下来，沿着居民小区商店漫步，注意到近一半的店铺是住房销售点，高楼中的居室房价达3-4万元/平米。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经历过的日本80-90年代泡沫经济和美国2000年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金融危机。与高速成长时的美日一样，一方面，这反映了中国经济（特别是地方财政）对土木建筑的依存；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消费的能力，面临产业（如服务业）和社会（如减少工作时间以保障就业）的转型。

[2]陆家嘴/东方明珠：我1995年被日本公司派遣到陆家嘴调查水族馆项目时，东方明珠主体建筑刚完工，周围还是玉米地。东方明珠高层的玻璃塔和底层的老上海博物馆都值得一访。从陆家嘴建筑物（硬体）来看，这里取代过去的外滩，不愧为东方金融汇聚处，在一些金融管制方面，也可以防止华尔街、伦敦城的自由放任（如普通商业银行与所谓“投资银行”混淆），但最大的担忧毕竟在信息交换方面的自由限制。对Google、Facebook等的限制保护了百度、腾讯等国内企业的成长，迫使Google等抱怨：“人权问题也是贸易/商业问题”。我与HP官员们也讨论过APEC无法达成信息在亚洲国家之间的“自由”移动，而在欧盟内部则没有什么担忧。从根本上说，没有思想/信息/人员（包括劳工）的自由交流，仅仅是物资的自由流动，不叫“自由贸易”，比不上香港。为此，不看好刚成立的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区。

[3]上海→北京高速铁路：与二、三十年前日本的新干线类似，只是用手机在车上“办公”的旅客太多。公共场所高声对着手机谈话，成为中国的一大“噪音”污染。

[4]晴朗的北京城正午：残阳如血（雾霾）

[5]天安门广场：国家政治大剧院，关闭（为了迎接国庆）。周围是军警和人流的“和谐”。虽然外来人口的动向难以控制，但有联系的居民（包括郊区）因为得到住房补贴而消除了1917年彼得堡、1989年北京那样的组织性社会不安的隐患。大学生（以及背后的教师）阶层早已被官商权贵收买。

[6]国家大剧院：建筑物的堂皇令我联想到后期罗马帝国，特别是尼禄的荒唐“艺术”竞赛。与权贵结合的艺术正是中国艺术没落的象征。

[7]清华校园、北大图书馆：官（政治宣传）商（广告）横行、空气污染、独缺思想自由的风气。为什么还要去亲自体验失落呢？仅仅是为了回顾青年时代的激情、浪漫吗？中国哪里有学术自由的一席之地呢？

[8]海淀书城：书籍电子化尖兵。经典书籍13.8元/斤！可惜我不可能买下带着旅行。

[9]重庆解放碑新华书店：中国政府在提倡民众多读书，大概是担心人们（特别是年轻人）只从手机上阅读信息，但书店里多是政治宣传、炒作“大师”、商业广告、考试升级的工具手册，加上少数象牙塔式人文译作，没有什么值得购买一读的人生、社会、历史和文学读物。这也难怪。中国近代经历了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，却没有一本深入刻画人性的作品，如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日瓦戈医生》等。

[10]人际关系：任何严肃的思想家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都是社会秩序social order。我离开重庆（1980年）太久，已经“水土不服”。过去以为回到中国只有一处可去（监狱），把社会关系简化到极限；现在即使超越政治分歧能够归国服务“发挥专长”、甚至实施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想，也很难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。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是最大的困难和挑战。

[11]电视节目：我不经意看了国庆天安门献花和一点国际评论（钓鱼岛、海军）节目，感受到宣传部的作品。美国CSPAN的三个专门播放各种政治见解的频道和PBS的Charlie Rose的广泛专题采访（包括前不久危机中对叙利亚总统的采访），多少体现了新闻自由的价值。

[12] 陈独秀旧居/聂荣臻元帅纪念馆：见“访陈独秀旧居随感”专文。

[13]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：我最后一天冒雨在外滩徘徊良久，对比吉本在罗马遗址思考历史目睹新型帝国的崛起。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来源/遗产（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）正挑战其执政的正统性。

[赵京，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，2013年10月14日]